

善待自己

文/张晓黎

中国人从小长大的过成中：在学校被教导“热爱国家，热爱党”；在家庭被父母教育“尊敬爷爷奶奶，爱护弟弟妹妹”；爷爷奶奶会叮嘱“孝敬父母，听话懂事”……

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很少有人教诲我们要爱自己，善待自己。直到第一次踏出国门，坐在飞机上，看到空姐演示当危机发生时，我们应该首先把氧气罩罩在自己脸上，然后再去辅助身边的人。当时心里不适，瞬间涌上逆思及两字——“自私”。后来飞机坐多了，也觉着比较合理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当孩子们长大离家，自己不需要每日里“只争朝夕”，不需要为生存奔波、为事业努力、为家庭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。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忙碌，悠然品茗，内省自身，才发现已经很久无遐顾及那颗枯萎而憔悴不堪的自我了。

当时间的轮终于停靠在自我的码头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段黄金般辉煌多彩、不可多得的生命之旅。拾起曾经的梦想，放空所有的焦虑。放慢脚步，在皱纹爬满脸颊的岁月，充实内心未曾放飞的业余爱好，跟朋友们来一次说走就走地旅行；约上志同道合者，背上相机来一次近郊采风；或三五朋友坐在一起来一盘棋艺切磋……这时的我们，要追求精神上的至善纯美。

总之，要善待自己。生命的美一定会有心的经营中，绽放出唯一一段为自己而活的精彩。



(网络图)

立兴随笔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清朝有一位学者叫唐晏，著述颇丰，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一些自己的诗句，如“无言桃李自成蹊，半被行人踏作泥，独向蜗牛庐里坐，春风长在小窗西”。读过的人都觉得诗写的好，于是就顺藤摸瓜，找来他的诗集来读，结果却大多失望，因为就只有上面说的那一首写得好。当代一位研究钱钟书的钱学大家范旭伦就在他阅读唐晏诗集《涉江诗稿》的读书笔记中写到：“唐晏所著《天咫偶闻》，笔舌雅令，偶附所作诗，尚可观。今见全集则索然意尽。乃知一鳞一爪之易逞姿媚也。”

无独有偶，北宋文人张舜民的词作与苏东坡风格相近，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，如“醉袖抚危栏，天淡云闲。何人此路得生还？回首夕阳红尽处，应是长安。”但人们评价他的文集《画墁集》时则说：“诸句确有气势，而集中所存十九粗言，不足比拟，乃知卷帘一顾，抱琵琶半面易为姿媚也。”

中国的诗人如此，外国也有这种情况。美国女诗人EMILY DICKINSON写过1000多首无题短诗，当时不为人知，死后却名声大噪，被誉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先驱、意象派诗歌的大师。她曾说过，“女人薄纱掩面，使别人难窥全貌，于是增加了很多魅力，所以美人大多都不愿揭示真容。”估计这样的“美人”还不少，因为有多愁善感的诗人早就发出过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感慨。

说来说去，有点神秘主义的感觉了，其实没什么。从上面的情况看，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，恋爱如此，写诗如此，研究学问更是如此。所谓“用之学问，日进千里，体之学问，仍守故步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平时谈论一个问题、一件事，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观点，耍点小聪明，写篇短文，搏人一笑，并不难，但要从理论上有所突破，就难上加难了。比如，我们每年都要写很多调研分析文章，必定偶有所得，受到上级部门或领导的肯定；抑或机缘巧合，被某位领导赏识，于是可以风光一下或风光一时，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，仅此而已。如果因此就觉得自己是人才而飘飘然，过一阵又觉得怀才不遇，生不逢时。一旦哪天真的对你委以重任，又会江郎才尽，跌得鼻青脸肿。

所以，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我们以后无论做什么，身处何时间



— April

文：陈立兴 画：陈明

地，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再也不会抱怨为什么不能留住刚见面时的美好印象或者留恋“想当年”的情景了。因为这些只是“用”，只是鳞爪，而不是“体”，不是全部。美好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，至少不是全部或者永远；但真的东西，或者整体又不能十全十美，此事古难全。因此，有些美好的东西或者感觉，“曾经拥有”就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。